



林美琴

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六日生

臺灣省宜蘭縣人

師範大學肄業

現讀／

師範大學

作品／

過客、寒節注。

# 水祭

散文第二名 林美琴

沒有人能為水一語命定。但習慣用口想事，用心言語的我，却了然於它無言却無所不言的律動裏，心心相許的情意。於是讓我迴脈，依著絲長的脈絡細探這歷史鏡眼中永不平息的脈搏。我深知不需臨摩，只要放眼時空長流，瞻前顧後，無數的美麗與滄桑將清晰呈現，勾勒心中摯愛的家園。生生世世了，命運呼嘯而過，眷顧復還，却餘重逢……。

我不禁要膜拜這迴腸盪氣、穿虹貫日，承載千萬生命作生死之搏、與永恆抗衡的河流，虔敬弔祭這歷經簡樸繁複的千手千眼聖靈。

「盪觴」

長長的絲渺劃過穹蒼的廣寂，行經亙古的沍寒，輕輕撫摩藍濛濛水域中的美麗島嶼。古早以前，一次錘心刺骨的凜冽冰河切割厚博的中國大陸，世紀猛烈撞擊，海水趁虛而入，攜來陸塊混沌地流浪，在雲霧輕裊的婆娑裏，細捻滿天的清冥。二、三舟子不經意相遇，驚嘆這披著迷濛面紗的美麗傳奇，輕呼名為「福爾摩沙」。

它逐漸地安身立命了，環向故土的懷抱，以中流砥柱之姿迎向太平洋，在乾坤激盪中，摩旋為一枚兩端精巧，中央飽滿生命力的心臟，心房心室兀自尋找脈絡出入，急渴牛飲地向生命爭取一段脈流，貫張鼓動之間，崩裂的硬層岩瘡痍滿目，瓣瓣心花釀成的生命泉源狼藉奔竄，沃野膏澤。

一批同樣血氣的子民因緣際會地來了，來了，抵抗烈陽狂濤颶風急雨而來，披著滿身結晶的鹽粒，以豪情縱

飲生命脈張的至情甘露，於是愛上這椿迸裂酣暢的生命傳奇，便溯迴行去，但是却尋不到既成驚嘆的桃花源，只能於荒煙蔓草間，以血汗相和，濡溼溫潤每一寸步履行經的土地。衰草補綴著藍縷，由一道道血脈刻劃而去，經歷無數的搏鬥和生死游移，才在混亂、迷惑、貧瘠、乾枯、堅硬、粗糙間，疏通堵塞的穢屑，於稜角畢露的重撞中，挺出「我在」的擔當，來對付生、住、滅、壞的秘密，在日月追趕中，精確讀出自然的可塑性；於漠漠荒礫中，哺餵文明的山泥，滋生新綠，善盡每一平方公里的智慧，與踏實的土地水乳交融，而溪水映著清亮的影子，潺湲地奔流。

畢竟——生死存亡之際是一條距離最近的鴻溝！

「蜿蜒」

林深菁密，溪流委蛇逶迤，起起落落間，溫柔地堅持每一步伐的必然。上坡了，在重重的脚印中，不卑地發散刻蝕的熱度；下行，在征服的傾洩中，不亢地刻劃密札札的軌跡。行行重行行，山不轉它轉，有時半掩顏面，有時迢遞迴拔，在細膩縝密、曲折委婉中，靈魂有了重負，分妮縱橫各式的存在。

水有了生命，人便來了，歷史也有了，一切的堂奧在含藏內斂的弧形中妮妮而去，故事開始於隋煬帝浮海隨潮三來；唐朝詩人施肩吾乘浙潮相繼而來，使得一衣帶水，故舊往還；偏安江南的南宋，亦隔水煙火相望；蒙古滅金，黃河流域居民桴海而來，各擇處而居，耕鑿自足，數世之後，志其所自……原來——同樣血脈的人民，有一式的土地溫情，環節相扣，形成深厚的交集。

元明流程順暢而去，主客互盡人情的溫煦，以豐富的物產回饋親密的吐哺。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偉大壯舉亦次次在臺灣海峽拜望問候，然後才昂揚而往。而昂揚前來的是與大海狼狽為奸的倭寇，捻集於中南部北港、鹿耳門一帶擾亂滋事，明朝政府增衛衛鋒遊兵設防本島，與之長久交戰……

於是河水知道，蜿蜒行去是它不得不的堅持。

「千尋」

河水拍撫兩岸的歲月，繼續向前途顛頗，功參造化，前尋後尋，前尋錯落巨石間的源頭，那無心落塵的一滴，在重山峻嶺中凝聚，然後給予每一抓緊泥土的草根以潤澤，向大地的徙倚分子寒暄；向後尋去，試想要支付多少年華，出納多少感情，才能曲己全人，在張牙舞爪的曲線中，化泥沙紅塵為沃土；在交錯的世路中，尋找最適合羈留的新路。然而這樣追尋復何益？若是無法在百迴之後，正視每一滴水珠是泱泱大河的老祖先，如此在亂石堆中尋到微弱的源頭又何益？如此在行行阡陌中尋到綠澤盪漾又何益？

荷蘭人尋來了，沾沾自喜地占據安平港，座落「紅毛城」為堡壘；西班牙人也尋來了，強硬地在淡水河西北建立基地，這樣異種成分的血漿難免起抗體，因而荷蘭人驕縱地逐走西班牙人，而故土上萬萬飢民也尋來了，鄭芝龍每人給銀三兩，三人給牛一畝，墾荒拓野，漸成邑聚，至鄭成功時，終以厚實穩固的根基擊退荷蘭人，而滿

清賡續其業，使臺灣承受正統的政治實體。時代的脈搏賁張，隆隆的鐵甲兵艦又尋來、英、美、法、日諸國爭相踏伐，華夏神州傷痕累累，而臺灣在驚濤駭浪中浮移，冷漠注視進進出出的檣帆，過盡千帆皆不是的脈張在一尋再尋中無奈竄動，蒼狂巨勢的創痕證據鑿鑿，依著刀痕、銼痕的重重紋理，將內部實質與外在訴願突顯出來，訴說這一世驚心動魄的情劫，然後在交斜的風雨中落塵，在橫豎的走勢中心湮生機，苦苦相尋後，終至深解大千世界的衆相而恢宏走過。

### 「百折」

一路細細急急相尋，河的確憔悴了，太陽來了去了，花朵開了謝了，走走，周而復始，不停前行，或奔騰、或潺湲，或一點一滴與河床纏綿，真是沉了不再浮起？走過不留痕跡嗎？當尋得前行的篤定後，如何在千迴百折的狹窄甬道中釋放出來？又如何能在窒礙中接引陽光，汲來雨水，覓得一處活水源頭？又能否在排排整整的水苗間悠遊，廣澤徧處，滋化一方青田？

一紙馬關條約命定臺灣五十年風沙刀馬的記憶，在武士刀與刺刀的空隙間掙扎。五十年，五十年可使黑髮變白髮，五十年可使滄海變桑田，那營營熙熙的精衛世世代代的填海，仍抵不住五十年的山河劇變，五十年了，河水仍未枯竭，但是河再再被扭曲變質了。彈出膛，劍出鞘，彈性光采的肌膚變成一具具無名屍骸，這樣的肢骸洗滌河水，河水化成血水，這樣的水，擦淚拭血飲就。

數十年一片蒼茫，河水柔弱百折，或彎腰，或曳肢，在繃緊的線條中鼓張生命的光采，沒有腰折的打算。歲月接連起來，踩在地上，和血肉相連，就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，時勢終究造人傑，以解生靈之苦，於是五十年後，我們又接過祖先榮耀的泥土，純樸的靈魂在浩浩正氣中復甦，血釀世代的芬芳，回到中國母親的懷抱。然而剎那間，天倫乖違，至親骨肉分離，一脈海峽間遷徙播遷，流離顛沛，然後什麼也不見，睜大眼也望不見，這樣的情境屈折迂迴，慘絕人寰，而斑斑血跡於赤獄劫後餘生的深沉觸痛中沉澱凝聚結晶，在海峽的一隅安樂土上養息，永不遺忘！

千迴百折後，收留一切迷途、困頓、流離，全偎在身旁，匯成巨流滔滔不絕流去。

### 「臨際」

千頭萬緒終至飽足日月精華，而能依形順勢挖掘內在的潛能，在每一個轉彎處，上達天，下落黃泉，揚波鼓浪，通三關過九竅，旋出最美的舞姿，而廣闊的海濤已在招手呼喚。

海水攜來日新月異的科技文明，不留情面的衝擊中國人輸不起的心靈。靜，從聲音中走出來，轟隆的機器聲喧囂翻騰，都市在車流人海中站起來了，物價在股市狂飆間揚起來了，經濟的巨掌在歷史的潮流中攔截潮溼的臺灣，將五千年道統儲存，把精神領域潛藏，從戰爭和宿命裏掙脫出來，這樣的世紀命運使得臺灣在傳統中覓得一道活泉，與海相生，與海抗衡，眼界大開後，對外貿易的擴展已由保守至求新求變，叢爾小島終能化成神龍的奇

蹟。

海水攜去一波波血脈賁張的新生代，高度的流動性改變多數人表認的生命原，破壞了穩定的宿命結構，於是時代的邊際帶來強烈的激盪。

向來一石一草接連委續的河牀，突然落空架高，河水一步踩空，難免千軍萬馬，急速奔海，拋開本土向世界闖關，有著文化斷裂的撕痛和飛揚跋扈的虛無。

向來挽著土地命脈的河流，互應親和的聯繫和沈涵內飲的氛圍，條地與海旋踵交盪，新舊相持，濃淡相瀉，清濁相交，漣光迴漾，吐納吸取，交互應化為互補的和諧。於是我們才知：救民族的危亡於西潮洗禮間，必須堅持互古命脈的長存；而挽文化的衰頹，又必須迎向世界。深解這樣的臨崖氣魄與委婉的漣漪交執，才能依著雙重協奏的能與光，考掘中國人的新契機。

邊際必然有沈渣和浮沙包裹靈魂，亦有重撞迴旋推殘靈魂，然而一切一切都在飛奔、僵執間修正常態的軌道。適應生生世世的存在。

臺灣已經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維護者，更是經濟現代化的詮釋者，在世界的天秤上要維持平衡，是否要調整支點或斟酌兩端的質量？多元化提供了搖擺不已的選擇與取捨。

而我們知道：在虛無、失落的潮流中，應該努力使一切和諧而有序。實際的心情需要冷靜與自信。

「想望」

奔海之後的河水熟悉什麼？

是否只留心汪洋宏肆的必然，而忽略一點一滴的源頭蘊藉？

是否只注意奔赴的必要，而無識相伴的本土養分？

是否能在漩渦急流中尋到圓心，遠離重磅的暈眩，在自得的時序、方位裏，對待活潑的交融？

是否能於跋山涉水的痕跡間，留下永恆的印記，讓中國人永遠記得？

奔赴至海的河水不能避免萬劫不復的危機，海浪的沖力易使谷底沈溺形成溺谷；长期的水位變化亦使滲蝕洞、海蝕台地、波蝕棚、凹口孤峯、直立裂口層出不窮，構成複雜奇險的形勢。

這個時代的人在高高低低的坑坑洞洞間，各自汲取自己的一瓢飲水，各自有自足的咒語，別人不懂，也不需要別人懂；也各自塑造在流行趨勢中的模子，這個時代最能夠詮釋真理的，大概是自然界無言的景觀和生物吧！但是污穢的垃圾已成了它們的養分，惡濁的空氣遮住了原該望向遠處的眼，在虛張聲勢的混淆與若干的猜疑聲中，潛藏者各自在角落吸取自己的養分，偶而冒出水面虛晃一招。而河流，我從它黑晃晃的深意中，不知它如何想？連夢境都無法飛越，而夢土上有什麼？帶著一道疤痕泛泛流浪，由玉山、阿里山、淡水河一直到長城、紫禁城

、黃河，喔！黃河，這是中國母親的澎湃樂曲，那從天上奔流至海的雄偉震撼我，那血脈貫張的激昂撫慰我，而這樣的曲子唱了許久，是否早已變調啞啞？而時代的樂師總會適時修飾，讓用心譜成的曲子吟唱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靈，我相信在遙遠的地方距離最近……。

於是我坐於海岸傾聽世紀的聲音，遙望海的一邊與一視藍天談心的地平線。海上有麗日藍天，比起水的歷劫百難，天有份自在的無所謂，而水天的廣濶又包含多少人間之愛、宇宙之愛，撫觸代代傳承的悠悠時空娓娓前行。前行，如同眼前淡水河之奔赴太平洋。

而太平洋也將永遠太平！